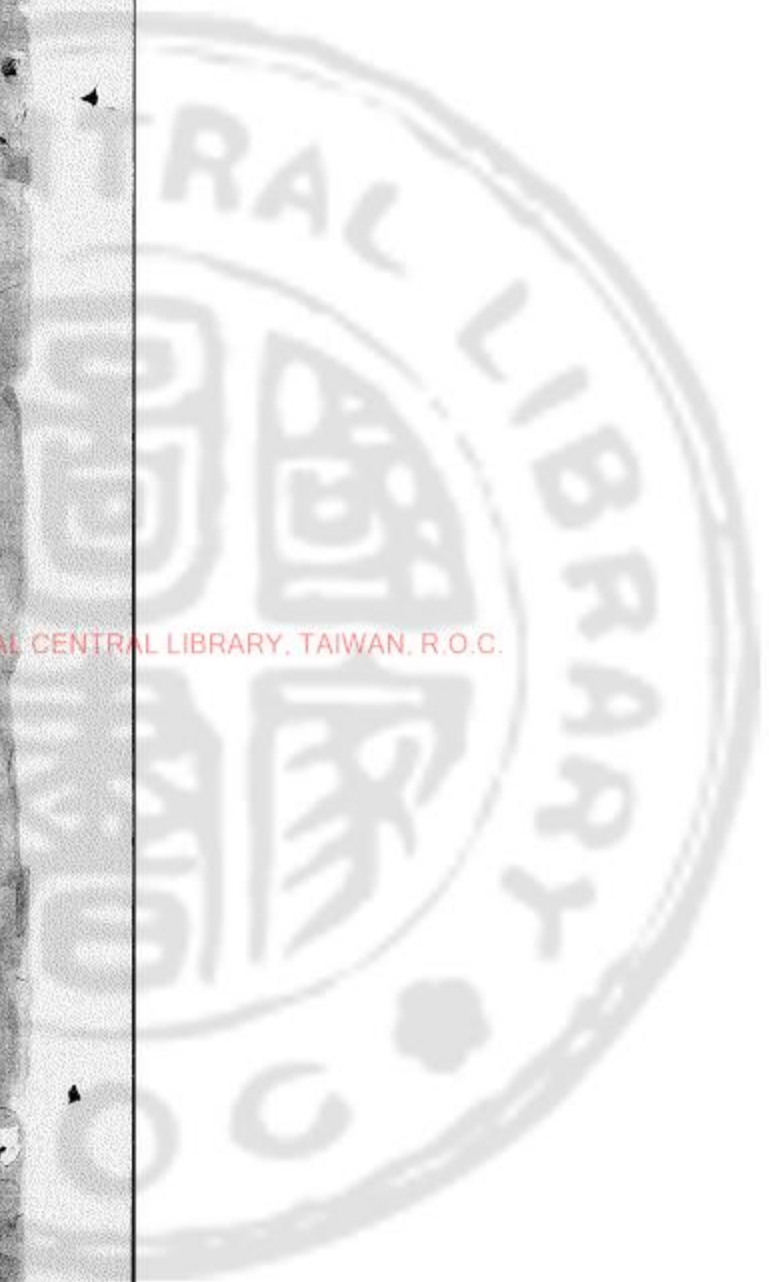


讀左邾水使者元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二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士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經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





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



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  
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  
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  
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  
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權脩第三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  
士農 工商 聖人 失時 地理

第二卷

七法第六

七法 四傷百匿 為六之

選陳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副圖

中方本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中方副圖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法令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圖書

卷之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賞

主明  
主問

主聽  
主因

主則  
督名  
主參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亡

脩身第六十一亡

問霸第六十二亡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亡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璧謀  
菁茅謀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一

牧民第一

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明新安黃之霖校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  
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  
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  
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  
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

國頌  
意謂  
原奉





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  
蕪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  
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  
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  
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

###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  
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

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  
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  
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違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  
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



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  
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  
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  
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  
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士經

士事也恒常也謂從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

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  
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  
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  
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  
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  
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  
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



管子  
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  
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  
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  
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  
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  
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  
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

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  
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  
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  
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  
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  
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



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蚤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第二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

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爲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太山之隈奚有於深訾讐之人



勿與任大譙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  
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  
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  
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  
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  
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俵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  
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  
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

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朝  
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  
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  
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  
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  
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  
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  
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  
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



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旣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

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



幾於不親見衰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第三

取者所以知輕重之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並治國可為始後補也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



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

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



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

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



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

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蠱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來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

不可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



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

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經言四

三本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



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

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棄捐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䟽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四固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 五事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



管子 卷一  
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  
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 首憲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  
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  
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  
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閉慎筦鍵筦藏  
千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  
以復千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

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  
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  
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  
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  
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  
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  
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  
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  
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  
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  
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  
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  
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  
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  
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  
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

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  
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  
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  
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  
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  
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  
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  
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  
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



管子 卷一  
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 首事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口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 省官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

也決水潦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服制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  
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  
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母其爵不敢服其  
服雖有富家多資母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  
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  
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襦乘百  
工商賈不得服長鬕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綬不

事長者白以服  
祿漢子委任布  
憲之大者同一  
以也故事尚子  
周和而臣家子

敢畜連乘車

九敗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  
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  
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  
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  
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  
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七觀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爲心者教之所  
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  
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  
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  
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  
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  
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  
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

也

乘馬第五

立國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  
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  
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大數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  
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乘馬第五  
此一篇天子首有  
謂中分陸以爲乘  
論以分地制道爲  
建國之制以國有  
乘馬之乘或爲  
乘馬白同以故  
移白乘馬之意  
立國大數等  
論人分五之  
此何上八十一乘  
非若書三故



陰陽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

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爵位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



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 務市事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

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 士農工商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間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



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  
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  
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  
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  
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  
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  
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  
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  
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  
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  
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  
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  
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  
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  
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  
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  
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



管子 卷一  
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斛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之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



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  
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  
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  
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  
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  
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  
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  
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

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  
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石有珍車珍  
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  
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方俱操  
其誠以來道日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  
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  
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  
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  
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道之以事而



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 聖人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為善善此為功託業於民下效上為信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為為一下為二

### 失時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為

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 地里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

七法第六

明新安黃之宗 校

經言六

七法

謂明象法化以審心術計數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  
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  
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  
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  
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





管子 卷二  
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  
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  
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  
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  
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  
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  
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  
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  
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

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  
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  
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  
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  
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  
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  
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  
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



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馭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



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

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䟽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爲兵之數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

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



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智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選陳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



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  
卒練士擊毆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  
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  
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  
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  
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  
審於地圖謀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  
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

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  
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  
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  
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  
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  
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  
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竒說禁雕俗  
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  
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



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版法第七

遂擇改要載之千版以爲常法情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詳解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

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



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  
親叅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  
乎同利





管子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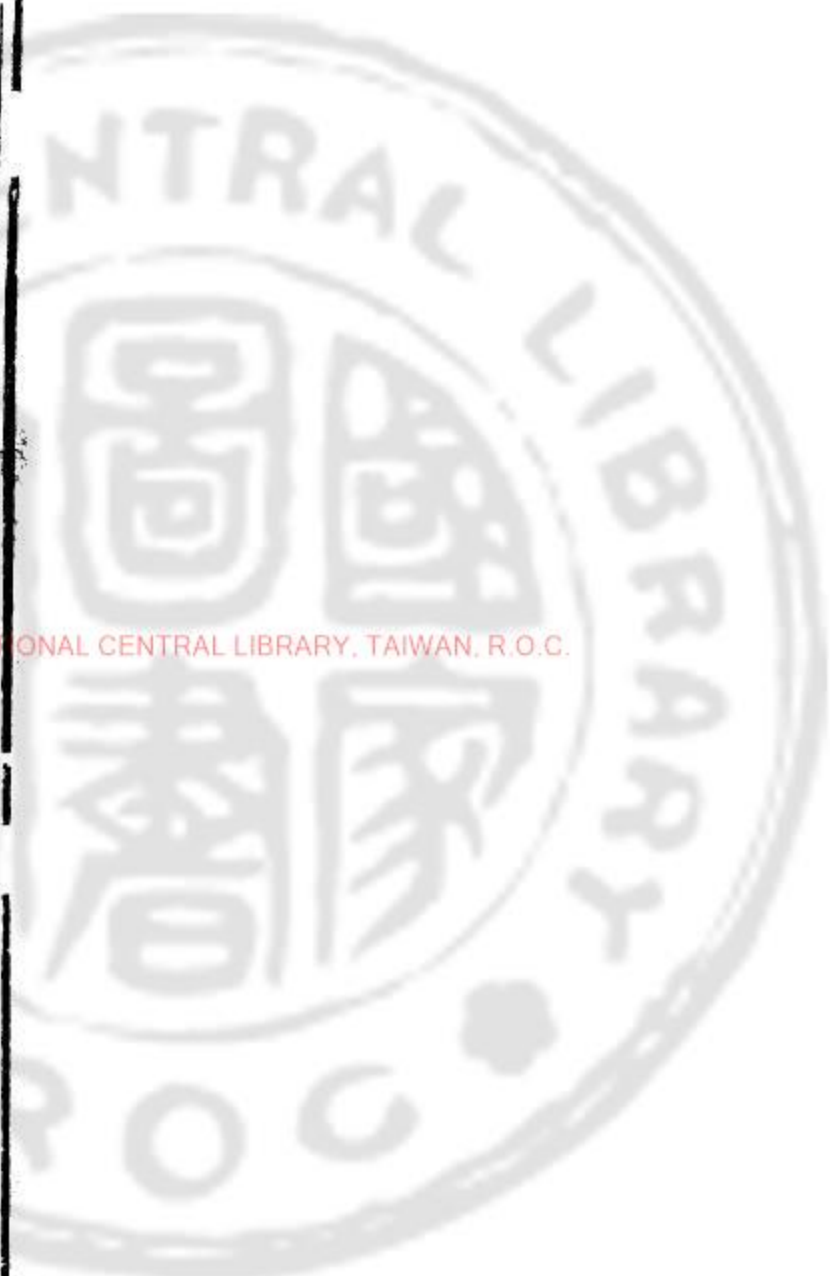
明新安黃之霖 校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輔官各叙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  
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  
之井以俛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脩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  
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  
定生處死謹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  
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  
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  
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  
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  
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  
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爲用八  
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  
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

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  
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甲尊之交四貧富之終五盛衰之紀六  
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  
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選衆  
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  
居圖方中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闔十  
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  
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



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  
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  
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  
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  
國爲圉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  
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  
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  
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邛至德十二絕氣  
下下爵賞十二中邛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

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  
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  
篤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  
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  
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正葉行秋政  
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  
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



管子 卷三  
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  
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  
藏恭敬行搏銳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  
男女之畜脩鄉閭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  
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無私此居  
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  
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  
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

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  
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  
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脩通凡物  
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  
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  
生以解固審取予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  
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  
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  
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



諸侯令曰脩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數澤以時禁  
發之五會諸侯令曰脩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天  
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  
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  
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  
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  
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

月朔日令大夫來脩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二  
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  
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  
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  
以爲廷安人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  
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  
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  
計財勝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



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竒勝定  
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  
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竒舉發不意  
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  
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  
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  
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  
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

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  
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  
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  
五官謹脩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  
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  
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  
居於圖方中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  
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



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  
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  
外賊得聞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  
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  
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旗物尚  
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  
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  
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無非

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  
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  
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  
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  
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  
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旗物尚黑兵尚脅  
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



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

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中方本圖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毆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



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  
處死謹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  
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  
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  
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  
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  
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  
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  
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

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  
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  
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  
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  
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  
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  
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  
方中



中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  
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  
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  
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  
用勝定論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  
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  
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  
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

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  
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  
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  
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  
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  
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  
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  
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  
習五官謹脩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



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  
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東方本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闡十二地氣  
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  
二義氣至脩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  
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

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  
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圉  
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  
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  
於圖東方方外

東方副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  
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  
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



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南方本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

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南方副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



管子 卷三  
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  
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  
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  
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西方本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  
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  
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

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  
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  
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  
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脩鄉里之  
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  
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西方副圖

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  
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



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  
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  
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  
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  
居於圖西方方外

北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  
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  
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

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  
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  
藏慈厚行薄純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  
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  
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  
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今日非玄帝之命毋有一  
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今日養孤老食常疾收孤  
寡三會諸侯今日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  
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今日脩道



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  
諸侯令曰脩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  
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  
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  
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  
義而無讓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  
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  
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脩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  
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  
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入  
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北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  
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  
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管子  
卷三  
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

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  
方方外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



管子 卷三  
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  
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闕而官府  
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  
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  
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  
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  
舍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  
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

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  
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  
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  
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  
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  
愈覆鷲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  
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  
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  
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



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  
室備樹藝勸士民勉稼穡脩牆屋此謂厚其生  
發伏利輸帶積脩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  
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  
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  
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  
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  
渴臣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  
者總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

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  
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  
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  
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  
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誦以辟刑僇織畜省用  
以備饑饉敦悃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  
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  
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  
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



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  
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  
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  
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  
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  
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  
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  
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  
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

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悛以固爲人妻者勸勉  
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  
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  
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  
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  
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  
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  
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  
任官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



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  
大夫任官辨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  
作和士脩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  
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  
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  
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  
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  
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  
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

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  
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  
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  
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  
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旣布然後逐姦  
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  
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  
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  
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



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  
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  
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  
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  
田疇脩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搏衣服則財用  
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  
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脩飢饉救災害賑罷露  
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  
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

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  
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  
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  
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  
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  
染刻鏤削雕琢采關幾而不征市鄽而不稅古  
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  
守法者不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四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宙合第十

一古往今未曰宙所彈之道既通往矣  
合氣今無不包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  
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菰夏處陰  
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  
哲乃大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  
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毋訪于佞  
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不





用其區區鳥飛隄繩護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杼杼擋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勞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

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隄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



管子 卷四  
正准壞險以爲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  
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國猶  
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  
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  
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遠求履之憲也  
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之故論  
教者取辟焉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所  
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

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  
不戒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  
形曲均存矣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  
得故曰減溜大成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於  
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  
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菰夏處陰冬處陽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訕信淫儒取與之必因  
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  
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



管子 卷四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瓊湯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得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



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  
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淵色以  
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  
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  
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  
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  
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  
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  
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

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  
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  
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  
遂守而物脩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  
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  
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  
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  
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  
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



管子 卷四  
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

術也謹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憚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竒伎竒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謹充末衡言易政利民



管子 卷四  
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  
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舍愛於粟米貨財也  
厚籍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  
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  
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  
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  
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  
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旣主盛處  
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

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  
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  
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  
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  
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  
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  
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  
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



管子 卷四  
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  
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  
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  
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盡薄承澗  
而不滿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  
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  
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  
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  
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

懈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  
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故名聲不  
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桴則擊言  
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  
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  
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  
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土通於天之



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含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矣。謂當於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也。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



管子 卷四  
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  
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  
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  
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  
貴善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  
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  
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  
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  
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

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  
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  
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  
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  
患特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  
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  
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  
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  
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



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  
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  
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先王不貨交不列地  
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時  
也利也出爲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  
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  
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  
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

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  
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  
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  
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  
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巳斯待以  
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  
歉二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  
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  
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



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故  
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泚  
泚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  
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  
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  
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  
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慇戒之  
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  
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旣智且

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  
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  
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  
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  
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  
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  
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  
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  
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



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  
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  
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  
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  
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  
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  
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  
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

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  
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  
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  
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  
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  
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  
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  
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  
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



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  
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  
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  
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  
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  
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至子具則孝衰矣其  
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  
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

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  
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  
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  
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  
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  
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  
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  
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  
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明新安黃之霖 校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





姦邪之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  
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  
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  
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  
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  
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  
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

猥衆出以食  
多少計其野  
之廣狹也

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  
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  
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  
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  
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  
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  
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



管子 卷五  
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  
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  
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  
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  
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  
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  
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

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  
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  
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  
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  
行者襍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  
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  
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  
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  
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



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

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



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用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

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滯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誦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



管子 卷五 五  
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  
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  
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  
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  
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  
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  
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  
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  
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  
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  
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  
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  
求外勢使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  
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  
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



管子 卷五  
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  
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  
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  
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  
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  
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  
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  
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

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  
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徒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  
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  
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  
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  
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  
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  
 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  
 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奪竊盜殘  
 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  
 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  
 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  
 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弟長福曰議  
 論似非文  
 博而涉  
 君世三象往  
 一虎雜吹碎  
 考氣下殺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  
 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  
 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  
 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  
 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  
 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  
 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  
 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  
 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



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

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



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脩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

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



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

若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

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取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



之毋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  
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布  
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  
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  
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  
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  
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  
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

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  
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  
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  
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  
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  
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  
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  
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



管子 卷五  
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  
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  
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  
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  
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  
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  
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  
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

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  
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  
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  
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  
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  
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  
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  
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



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  
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  
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  
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  
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  
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  
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  
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

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  
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  
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  
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  
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  
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  
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  
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  
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管子 卷五  
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  
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  
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  
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  
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  
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  
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  
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  
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

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  
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  
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  
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  
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六

明新安黃之案 校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



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不爲殆足而不施  
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  
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母內人  
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  
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  
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  
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

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  
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  
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  
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  
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  
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  
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  
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  
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



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  
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  
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  
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  
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  
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  
作議者盡誅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弛之以  
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

之而徃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  
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  
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  
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  
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  
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  
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  
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  
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  
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  
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睢之礪石也爵不尊  
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  
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  
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  
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  
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  
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

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  
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  
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大上  
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  
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  
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  
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  
其道乎



管子 卷六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  
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  
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  
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  
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  
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  
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  
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

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  
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  
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  
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  
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  
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用柰何  
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  
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  
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管子 卷之五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  
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  
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  
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  
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  
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  
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明王在上  
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

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  
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  
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  
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  
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  
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  
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  
與大慮始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



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刼已刼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

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其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



管子  
卷之七  
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  
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  
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  
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  
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  
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  
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  
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

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  
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  
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  
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而不正故言有辨而非  
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  
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  
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  
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  
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



是廢規矩而正方園也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者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

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人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人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



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好  
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  
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  
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  
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脩制先民服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  
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  
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  
士焉旣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

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  
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  
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  
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  
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  
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  
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  
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  
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



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  
臯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  
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  
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  
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  
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  
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  
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  
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

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  
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  
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  
天下制在一入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  
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  
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  
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  
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  
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



管子  
卷之  
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  
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  
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  
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  
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  
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  
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  
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  
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  
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  
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  
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舉兵  
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



管子  
卷六  
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  
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  
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  
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  
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  
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

則久而不置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  
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  
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  
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  
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  
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  
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管子 卷六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  
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  
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  
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  
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  
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  
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  
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詐僞不敢嚮兩

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  
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慮也  
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  
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  
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處  
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  
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  
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  
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凌山阬不待



管子 卷六  
四  
鈎梯歷水谷不須舟楫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  
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  
不獨見故莫之能歛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  
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  
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  
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  
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  
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  
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

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  
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  
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  
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  
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攻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  
器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  
敵深入危之則士自脩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  
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



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此  
之謂道矣若亡而言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明新安黃之宗 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  
傅小白鮑叔辭曰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  
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  
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  
小白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  
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





管子 卷十  
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  
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  
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  
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  
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  
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  
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

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  
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  
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  
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紂哉  
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  
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  
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

管仲之後立  
是小白既立  
請殺紂之時也  
于此言管仲死  
於何者又與鮑  
叔許諾不相  
記者代為補



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緇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

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管子 卷七  
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

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



管子 卷七 四  
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糺之不死

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



管子 卷七 五  
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  
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  
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  
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  
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  
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  
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  
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

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  
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  
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  
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曰  
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  
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  
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  
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



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

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



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糺也爲  
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  
糺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  
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  
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  
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  
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  
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  
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

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  
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  
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  
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  
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  
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  
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  
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脩兵革管仲曰不  
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



管子 卷一  
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  
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  
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  
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  
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  
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  
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  
待外諸侯之佐旣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  
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不絕鮑

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  
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  
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  
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脩  
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  
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  
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  
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



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脩兵同  
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練吾兵旣  
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  
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  
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  
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  
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

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  
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  
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  
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  
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劔之爲人也  
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  
莊公自懷劍曹劔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  
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椹桓  
公右自承日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



曹劌抽劔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

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



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  
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  
絕以小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  
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  
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  
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脩政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  
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  
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徃小侯以  
鹿皮報齊以馬徃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  
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  
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  
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  
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  
明捷給可令爲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



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之爲人也  
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  
邇而訓於禮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  
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  
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  
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  
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  
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  
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

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  
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綠陵戰於後故  
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  
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  
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今以伐小國以天子  
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  
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  
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遇  
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財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

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



管子 卷七  
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  
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  
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  
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  
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  
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  
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  
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

與有司別契至國入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  
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  
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  
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  
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  
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  
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  
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  
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



爲次得一爲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

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



管子  
卷七  
十七  
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  
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  
歛有可無赦





管子卷第八

明新安黃之案 校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





管子 卷八  
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  
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  
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  
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  
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  
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  
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  
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  
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

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  
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  
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  
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  
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  
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  
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  
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



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

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



管子 卷八  
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  
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  
長心長德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  
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  
歛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  
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死濁困滯皆法度不亡  
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

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  
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  
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  
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  
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  
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  
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  
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



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  
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  
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  
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  
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  
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  
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  
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

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  
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  
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  
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  
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  
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  
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  
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



管子 卷八  
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僂若不生得是君與寡  
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  
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桀以予齊鮑叔  
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  
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  
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  
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  
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  
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

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  
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  
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挿衽使人操  
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  
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  
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  
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



管子 卷八 六  
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  
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倡優侏儒  
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  
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  
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較民之有道者  
設象以爲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  
末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賜予  
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

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  
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  
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  
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  
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  
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  
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  
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

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墾稅衣就功別苗莠列䟽遯首戴



管子 卷八  
芻蒲身服襪襍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  
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  
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  
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今夫  
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  
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  
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

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  
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  
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竒怪時來  
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  
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  
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  
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  
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  
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脩公族家  
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

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歛則  
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  
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  
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  
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  
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  
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  
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



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  
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  
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  
卒伍脩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  
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  
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  
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

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適於軍  
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  
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  
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  
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  
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



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  
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  
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  
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  
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  
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  
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

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  
毋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  
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

下与有罪者  
比而掩之



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

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



管子  
卷八  
不治一再則有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  
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

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  
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  
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桓公曰卒伍定矣  
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若軍令則吾旣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  
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柰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



蘭盾鞞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偃尚處燕番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使



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柴里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

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管子 卷之六  
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  
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然後  
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  
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  
兵不解鬻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  
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之武使宰孔致胙且有  
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苦謂爾自卑勞苦請爾用舅毋下拜桓公  
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

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  
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度雕  
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  
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  
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  
兆握粟而莖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  
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  
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



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  
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  
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  
旗九游渠門赤旂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  
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父之亂而二君弒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便高  
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  
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

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  
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  
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  
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  
侯知桓公之爲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  
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  
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齊以  
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  
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櫛載而歸故



管子 卷八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  
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  
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  
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  
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  
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  
鹽東萊使關市幾而不正墮而不稅以爲諸侯  
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以衛  
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

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  
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  
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  
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  
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  
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  
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  
諸侯不卑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



管子 卷之八  
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  
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  
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  
武之迹於天下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  
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  
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  
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  
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  
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  
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  
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  
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若知  
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  
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  
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  
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  
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



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姊妹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

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充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伏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  
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  
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  
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  
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此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  
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管子卷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明新安黃之案 校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





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

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白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



之棖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  
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  
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  
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虞  
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  
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  
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  
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

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  
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  
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  
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  
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  
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  
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廢臣聞之諸  
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  
處哉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卷之九  
三十一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  
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  
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  
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  
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  
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  
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  
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

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  
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  
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  
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  
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  
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  
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  
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  
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



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  
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  
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  
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  
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  
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  
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  
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  
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

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  
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  
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  
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  
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  
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  
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  
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令使軍人城鄭  
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



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

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暴王殘之侈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脩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亾也鄰國有焉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亾焉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國危則聖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



管子 卷九  
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  
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  
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  
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  
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  
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

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送德之  
行結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  
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  
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  
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  
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  
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  
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  
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



管子 卷九  
十一  
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

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堦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



管子 卷之九 卷之九  
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  
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  
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  
爲者復小疆而不理者復弱衆而不理者復寡  
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富而驕肆  
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  
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  
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二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

大而不自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  
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  
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  
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  
苴國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  
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  
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之人





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上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

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



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  
過不伐及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  
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  
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  
德也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則弱驥  
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  
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  
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疆  
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王國之

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  
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  
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  
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  
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  
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  
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  
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



管子 卷九  
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  
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  
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  
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  
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  
反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  
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  
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  
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

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  
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  
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  
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  
寡歸者彊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  
彊在鄰國者亡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



予有功則士輕歿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



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方田爲人

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



家車者幾何乘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  
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  
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  
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  
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䟽器甲兵兵車旌旗鼓  
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䟽藏器弓弩之張衣  
夾鈇鈎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脩而  
不脩者故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  
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

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寔  
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  
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腴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  
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  
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  
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  
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  
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



管子 卷九  
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  
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  
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  
所築城郭脩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君臣之禮父子  
之親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  
外應四極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  
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正是道也民荒無苛人盡

地之職一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  
德營九軍之親關者諸侯之咽喉也而外財之  
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  
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  
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身外事謹則聽其  
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則  
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問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厚和  
構四國以順貌德后鄉四極令守法之官日行



管子

卷九

度必明失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關

燭

內言八





管子卷第十

明新安黃之宓校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





管子 卷十  
寶法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  
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  
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  
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  
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  
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  
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  
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

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  
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  
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  
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  
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  
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  
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  
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  
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



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已其身者也桓公明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羶二子弛弓脫釵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桓

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



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綬而  
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  
於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  
聽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  
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  
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  
勿刑叅宥而後弊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  
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  
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

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北伐山戎  
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  
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  
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  
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  
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  
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  
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



管子  
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  
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  
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  
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

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  
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  
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  
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  
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  
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  
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



管子 卷一  
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寤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用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寤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

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狻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狻



管子 卷十  
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嗥嗥匪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方伐四鄰公薨六子皆

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靡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



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  
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  
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  
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  
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  
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  
伐之國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  
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  
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  
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  
士爲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  
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  
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何也重誅殺人之謂  
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  
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  
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



亾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亾則  
宜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  
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  
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  
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  
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  
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  
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  
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

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  
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  
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  
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  
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  
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  
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  
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佞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



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  
與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  
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  
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  
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  
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  
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  
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  
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

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  
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  
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  
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  
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  
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  
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



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强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朝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

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數然後能强强者所道勝也而强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强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  
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  
疑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  
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猶揭表而令之止  
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  
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  
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  
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  
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  
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  
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  
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  
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  
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  
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  
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



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蓄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

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



管子 卷十  
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  
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  
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  
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  
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  
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  
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共專於

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  
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  
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  
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  
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  
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  
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  
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



管子 卷十  
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  
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  
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取其福不  
可勝 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  
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  
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  
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  
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

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  
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  
國家有悖逆反迂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  
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  
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  
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  
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  
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



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  
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  
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  
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厄  
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  
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

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  
綽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  
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  
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為上者佚矣天子  
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  
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書  
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  
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



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  
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  
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  
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  
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  
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  
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  
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而君發其明時之

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  
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唯  
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  
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  
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  
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  
在則通其人亾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  
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管子 卷十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道  
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  
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  
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  
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  
於埴制在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  
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有善者  
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

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  
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  
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  
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  
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  
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  
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  
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  
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



管子卷第十  
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牆窺  
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  
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  
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  
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  
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  
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  
女皆與治焉

管子卷第十



管子卷第十一

明新安黃之霖 校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  
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  
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  
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



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  
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  
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  
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  
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  
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之  
者也是故厲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  
裏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  
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  
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  
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  
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  
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  
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  
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  
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  
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



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  
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  
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  
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  
至則比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則故施舍優  
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  
僞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  
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

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民所  
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  
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  
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  
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  
而勝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  
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  
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  
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



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  
明設而守固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  
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然則躁  
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此禮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  
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  
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  
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  
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

勢比黨者誅明也爲人君者能遠譏諂廢比黨  
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  
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  
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而主之參制令之  
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  
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  
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  
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  
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



管子 卷二十一  
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行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

其道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

而易塞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



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是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至  
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  
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  
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  
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  
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  
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  
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

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  
雖尊禮無不行選為都佞冒之以衣服旌之以  
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郟讒人不  
敢作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  
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  
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謔而聚立者無鬱怨之  
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  
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  
德弇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



矣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疑妻  
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  
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  
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  
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  
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  
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嬖

紛兄弟亂曰黨偏大

亂曰稱述中民亂曰讐

諄小民亂曰財匱財匱生薄讐諄生慢稱述黨  
偏妬紛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  
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  
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十伍以  
徵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官  
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稱德度功勸  
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



則士反於情矣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强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曰爲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善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忘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



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橈故繩可得料也羿有

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管子曰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

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克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



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惇乎乃復  
四子者處暮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  
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  
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  
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  
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  
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

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  
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  
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  
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  
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  
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  
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其美

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



管子 卷十一  
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  
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  
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  
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  
詛希不滅亾進其諛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戲  
其上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僚獵畢弋暴遇諸  
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旣輕刑罰則烈內  
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

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  
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  
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  
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  
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  
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  
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  
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



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  
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諂其君不  
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  
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  
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  
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實  
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亾已遂進不退假寵鬻  
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

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  
貨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  
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  
爭唯趣人詔湛酒於酒行義不從不脩先故變  
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  
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人則乘等出則黨駢貨  
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  
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  
卷一  
三



管子卷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明新安黃之霖 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跣一跣屨而當死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

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徃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



則少可使人乎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耻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敬祖禰尊始也齊和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請問用之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

後功名可以殖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人君壽以政年百姓不夭厲六畜遮育五穀遮熟然後民力可得用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慈種而民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革有革



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諸侯死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丹沙之穴不

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爲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爲之畜化用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襍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强者以譽之強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鄰故法而守常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好緣而好駟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



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  
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  
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  
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  
能兆其端者蓄及之故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  
辱舉其死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  
天地之吉綱也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  
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開其國門者  
玩之以善言柰其竿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

珪璧以執其竿家小害以小勝大負其中辱其  
外而復畏強長其虛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公曰  
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擇天下之所  
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而亟付其身此  
所以安之也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高予之  
名而舉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以隨之  
猶儼則踈之母使人圖之猶踈則戮之母使人  
曲之此所以爲之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吾  
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柰何潭根之母



管子 卷之五  
伐固事之母入深黜之母涸不儀之母助章明  
之母滅生榮之母失十言者不勝此一雖凶必  
吉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  
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千  
歲毋出食此謂本事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  
不治積之市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  
無常百姓無寶以利爲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  
出從而移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擇其好

名因使長民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功未成者  
不可以獨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  
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  
酢先其士者之爲自犯後其民者之爲自贍輕  
國位者國必敗踈貴戚者謀將泄舉仕異國之  
人是爲失經毋數變易是爲疑成大臣得罪勿  
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  
爲使國大消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  
必從是鬻亾乎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



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謂  
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  
何也輟安而危何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  
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略  
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亾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  
遠而不畏國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  
累哉是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  
聚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  
利之成而無害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

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衆而約實取而言讓行陰  
而言陽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吾欲獨有是  
若何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  
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公曰謂何長喪以黜其  
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  
也此謂衆約問用之若何巨瘞培所以使貧民  
也美壘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有  
差樊有瘞藏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



管子 卷第三  
合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斷方井田之數乘馬甸之衆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

是爲十禹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亾茲適上賢者亾而役賢者昌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載祭明置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鬲饋中寢諸



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公言無  
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  
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  
於朝不與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  
欲與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吾  
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有辭於致諸  
侯自吾不爲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  
雖有聖人惡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  
化時乎國貧而鄙富且美於朝市國富而鄙

貧莫盡如市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  
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千乘有道不  
可脩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鈞則戰守則攻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  
一事之時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上位不能爲  
功更制其能王乎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  
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公曰何若對曰以同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無報明



管子 卷十三  
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故爲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十則從服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請問爲邊若何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候人不

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爲道能則專專則佚椽能踰則椽於踰能官則不守而不散衆能伯不然將見對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凡輕者操實也以輕則可使重不可起輕輕重有



管子 卷一  
齊重以爲國輕以爲死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毋全賞好德惡亾使常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  
私怨犯強而無私害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  
必忠以義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加功於人  
而勿得所橐者遠矣所爭者外矣明無私交則  
無內怨與大則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如以  
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  
奪其事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屬也親戚之愛  
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使人君不安者  
屬際也不可不謹也賢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  
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  
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逐神  
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人  
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  
留故動化故從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



管子 卷十二  
者卑而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  
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綏生至自有道不務以文  
勝情不務以多勝少不動則望有廡旬身行法  
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天地若  
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能與化起而  
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  
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故一爲賞再爲

常三爲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故  
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  
守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處之所及二依其  
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  
之財不私藏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  
亦爲數一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鼈之不食呬  
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  
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



強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  
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  
士云矣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  
之謂之好利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不方  
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節時  
於政與時往矣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  
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  
然後運可請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  
合離也春秋冬夏之勝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

然後應諸侯取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刀焉其滿爲感其虛爲亾  
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時而爲動地陽時貸其  
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是故王者謹於日  
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已殺生其合而  
未散可以決事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分  
其多少以爲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  
陽之分定則其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醎和



焉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夫陰陽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卽此數之難得者也此形之時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怡美然後有煇脩之

心其殺以相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周鄭之禮移矣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臣有依駟之祿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醜苦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視之亦變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燿有時



而燭有時而胸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  
落之名祭之號也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  
物也





管子卷第十三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





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  
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  
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  
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  
殺僂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  
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  
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  
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

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  
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  
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  
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  
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  
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  
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  
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心之在體君  
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



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  
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  
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  
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  
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  
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  
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

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  
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  
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  
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  
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  
也其所以知此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脩之此  
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  
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  
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



管子 卷十三  
位趕無所位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  
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  
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閒  
之禮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  
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  
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  
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

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  
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  
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不言言應也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因  
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不出於口不見於色  
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天之  
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  
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  
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



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

道於惡

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母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

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母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莫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



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無非所人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

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





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  
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  
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  
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  
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實以政爲儀和則  
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

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  
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  
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  
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  
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  
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  
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  
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旣誇  
衆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



管子 卷十三  
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爲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

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故事成而顧反無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峩峩故曰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衆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  
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日極則仄月滿  
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已無  
已乎效夫天地之紀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  
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  
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  
自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  
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  
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擗之夫或  
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  
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  
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圓也韓乎其莫得  
其門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  
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  
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  
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  
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於至  
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  
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  
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  
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  
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  
無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難言憲術須  
物爲筴孰能奔刺刺而爲愕愕乎難言憲術須

同而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  
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  
曰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内固之一可爲長久  
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四壁而  
知請壤土而與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  
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  
與衆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  
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



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奔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旣知行情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

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十四

明新安黃之案 校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  
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





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  
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  
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  
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  
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  
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  
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  
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  
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

而不處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  
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  
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  
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  
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  
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  
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



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

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也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蟻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



管子 卷十四  
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  
伏闇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  
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  
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  
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  
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  
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  
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取而稽淤滯而雜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  
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  
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  
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  
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今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

是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羸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耘樹藝正津梁脩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



管子 卷十四 五  
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  
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  
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亾人四  
政曰端險阻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魔天  
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  
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  
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  
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  
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又出

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其德和平用均  
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  
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  
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夏行春政則風  
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  
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三政曰  
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



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  
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  
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  
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  
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  
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禁行  
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  
日癸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圍小辯鬪譯蹠二政  
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五政曰脩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  
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  
水與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號令脩禁徒  
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  
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  
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  
則泄行夏政則蠹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  
壬癸之日癸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  
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



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  
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  
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  
賊氣適至賊氣適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  
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  
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  
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  
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

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  
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  
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  
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  
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  
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  
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  
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



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  
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  
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終者九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六  
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銜天地也天  
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爲父  
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

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脩槩水上以待乎天董反  
五藏以視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貨暉神廬  
合於精氣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  
脩十二鍾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  
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  
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  
離通若道然後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  
黃帝澤叅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  
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



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  
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  
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辯  
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  
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  
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  
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

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旣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  
天地之美生日至賸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  
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  
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衛順山  
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  
草木區萌贖螫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癘  
籩穀不夭麇麋毋傳速以傷繼祿時則不凋七  
十二日而畢賸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



內御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藏任君賜賞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而農夫脩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苑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

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銜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脩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孰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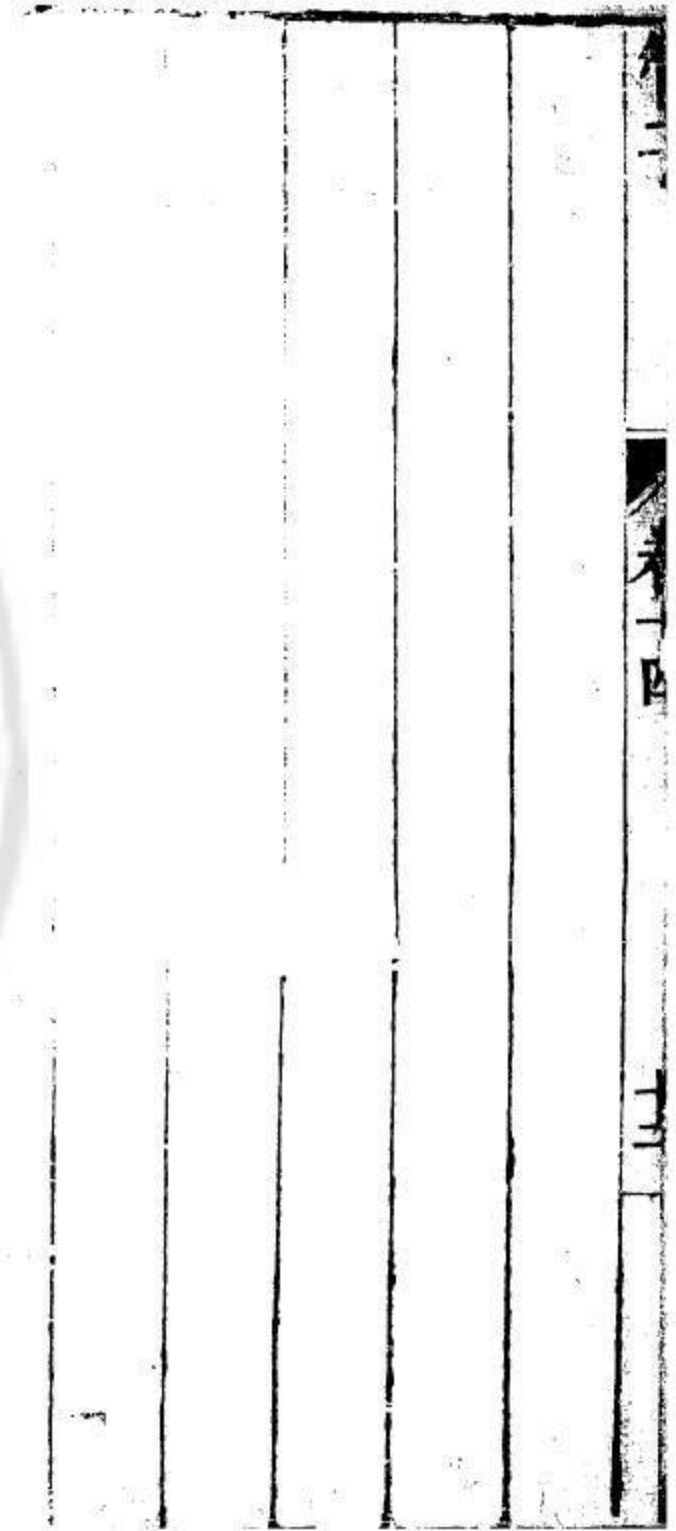
不足則發擱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栢令民出  
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  
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臚媼婦不銷  
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  
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  
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脩宮室築  
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

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  
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  
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  
者臚媼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十五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茫必其將亾之道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詘者比於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知靜之脩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逆節萌





管子 卷十五  
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緣受其刑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  
勿爲始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  
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  
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旣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  
能代成功之道羸縮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  
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  
而起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羸羸縮

縮因而爲當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  
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  
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  
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  
漬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  
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  
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善  
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



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大  
武三會而偃武與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  
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  
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  
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  
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遏之以絕其志意  
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  
其生必脩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  
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  
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曰政當故不改



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  
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  
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  
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  
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

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  
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  
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  
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  
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  
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  
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  
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

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



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亾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竒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故

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竒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



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脩通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

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



日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華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

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



管子  
卷十五  
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  
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  
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  
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踈遠近貴賤美惡  
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  
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  
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  
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  
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  
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  
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黨比周以立其  
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  
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  
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長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  
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



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凶今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



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

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入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



管子 卷第五  
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  
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  
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  
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  
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  
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  
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  
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

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  
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  
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  
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  
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  
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  
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  
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



管子 卷之五 三十一  
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  
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  
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  
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  
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  
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  
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  
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  
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  
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  
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  
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



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竒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竒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



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

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人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  
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  
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六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  
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  
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  
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  
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  
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





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  
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  
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  
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  
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  
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  
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  
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

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  
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  
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  
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  
以敗所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  
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



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

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  
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  
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  
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  
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  
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  
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

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  
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  
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  
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  
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  
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  
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  
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管子 卷十六 四一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  
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  
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  
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  
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  
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登爲圖生將巽舍食  
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

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  
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  
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  
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  
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  
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  
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



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  
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大心而  
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  
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  
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  
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  
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

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封禪第五十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子曰古  
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  
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  
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  
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  
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  
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  
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  
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  
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  
請問富國柰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  
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

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竒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  
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  
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  
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  
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  
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  
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  
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管仲對曰夫寡

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  
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  
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  
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故聖王之牧民  
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  
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  
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  
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  
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



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  
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  
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  
不爲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  
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  
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飢  
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

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  
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  
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  
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  
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  
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  
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  
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  
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  
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  
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  
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  
君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  
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  
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

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  
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弒也危哉君之  
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  
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  
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  
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  
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



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  
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  
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瞑目而  
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  
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  
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  
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  
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公  
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  
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  
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  
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  
公果不救而莒亾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

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走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銘

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與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政何滯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天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

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儉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與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政何滯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天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  
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  
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  
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  
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受祿千鍾公以  
言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  
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者  
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七

明新安黃之案 校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禠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  
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  
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  
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  
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闐





故曰泰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

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晉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



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璫臺玉舖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

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



管子 卷之七  
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  
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  
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  
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  
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  
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  
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  
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

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  
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  
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  
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  
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墓  
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  
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  
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  
纂組者燔功之窳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



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

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譽



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

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第五十三

襍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



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  
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  
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  
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  
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  
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  
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  
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  
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

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  
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  
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  
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  
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  
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  
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  
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



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  
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  
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  
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  
行禮而黨無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  
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  
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  
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

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  
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  
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  
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  
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  
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  
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  
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



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  
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  
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  
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  
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  
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  
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

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  
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  
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  
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  
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爲國  
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  
爲維綱吏爲綱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  
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劔



戟被箠以當鎧鑄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  
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蒞室燹  
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  
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麋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  
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筭所  
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  
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  
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  
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

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  
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  
急冬閑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  
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  
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  
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  
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  
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  
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



管子 卷第十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  
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  
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  
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  
來故民無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  
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  
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  
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  
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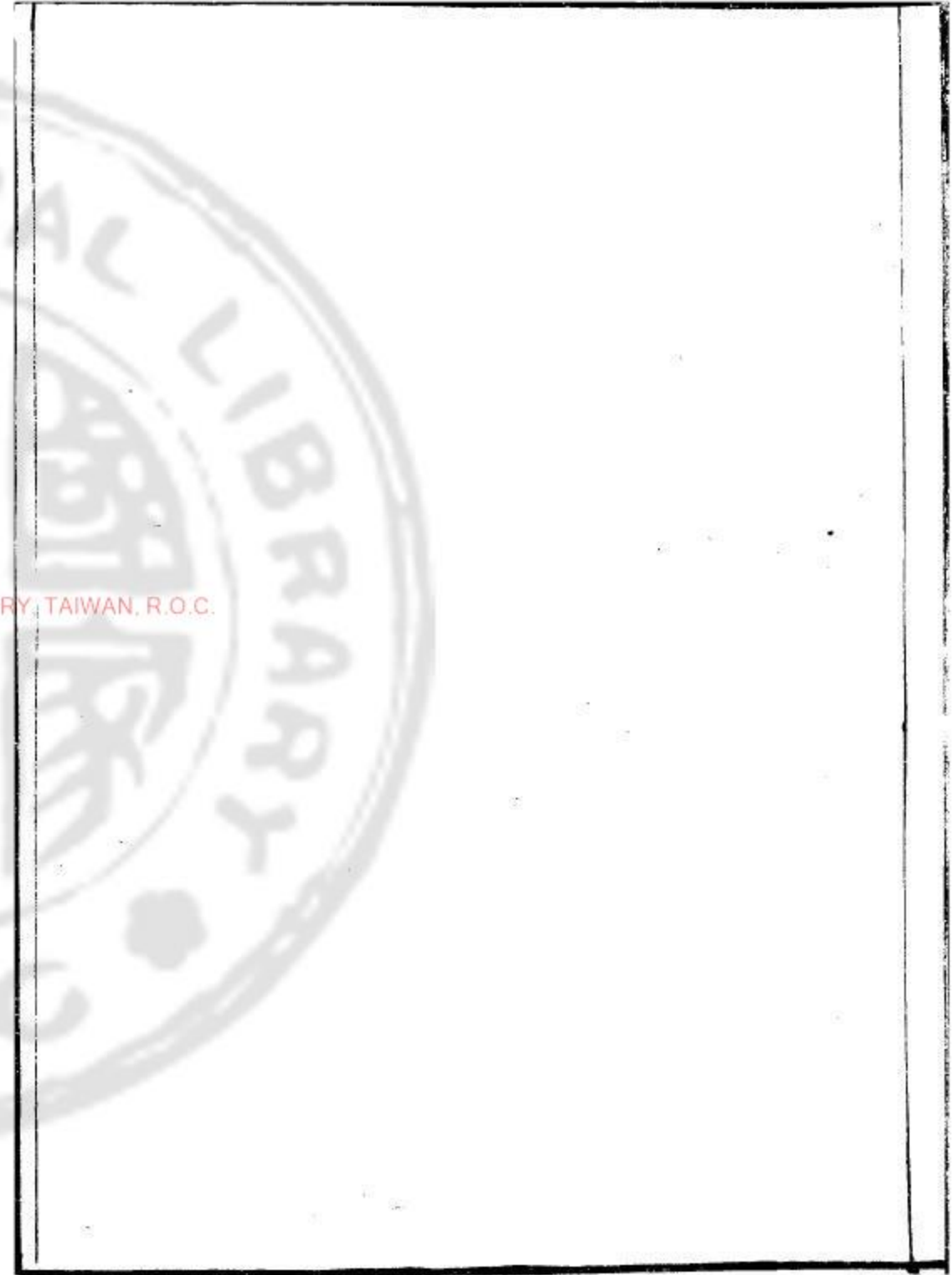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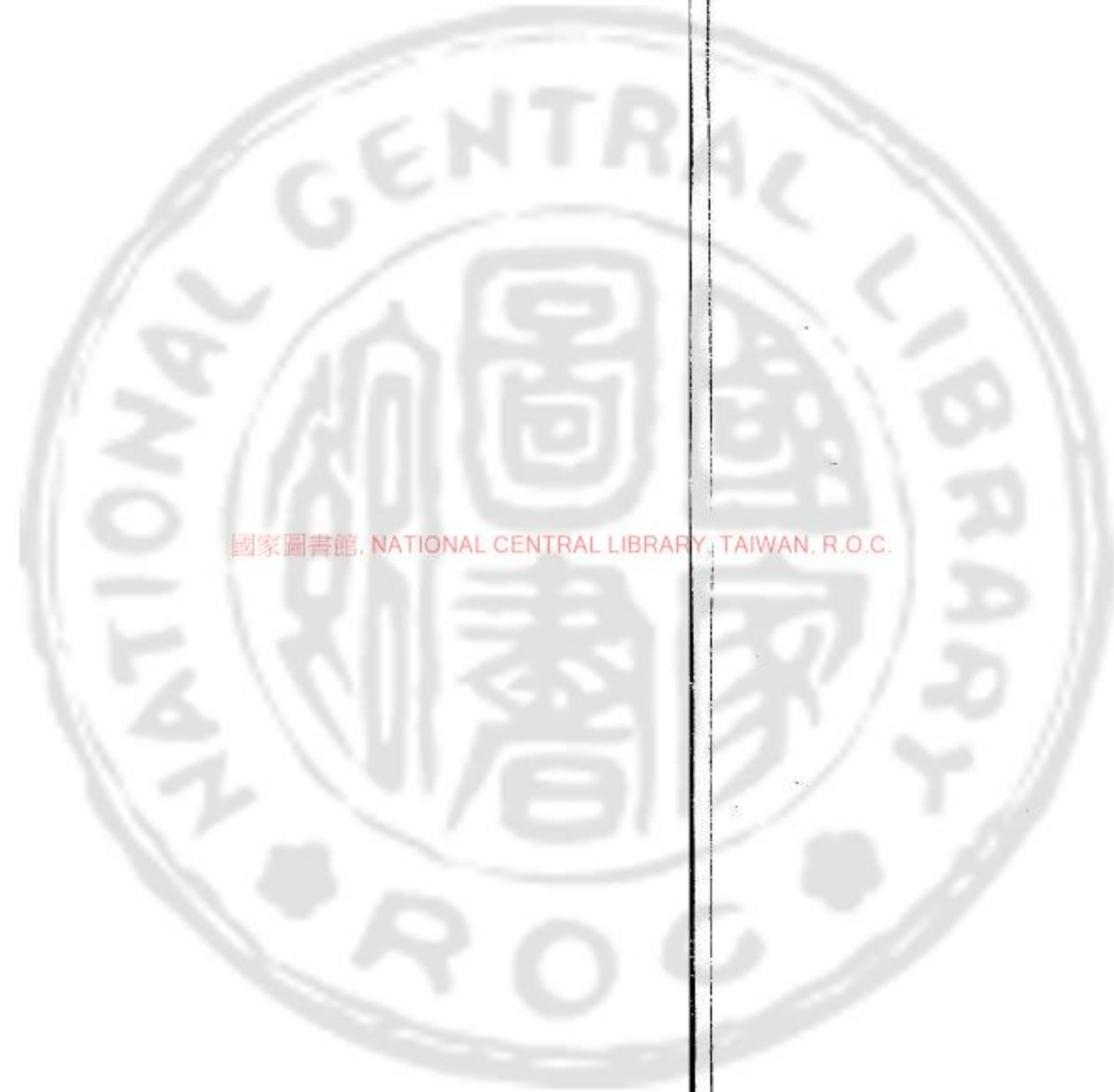
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  
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  
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竒利未  
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  
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  
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  
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  
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  
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



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增厚其  
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  
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  
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  
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  
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  
其意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  
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 政可奪此

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八

明新安黃之霖 校

入國第五十四

禱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  
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  
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  
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



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  
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  
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  
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  
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  
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  
寒身之勝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蹙徧枯握  
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  
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  
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  
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  
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  
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  
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  
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



管子 卷十八  
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禱篇六

主位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須

主明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主聽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主賞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主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主因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

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主叅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



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督名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  
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  
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

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  
而備訊咎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  
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  
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  
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  
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  
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  
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請



管子 卷第八  
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

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闔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  
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  
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  
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  
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  
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  
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  
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  
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  
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  
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澗石而下向高卽留  
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錐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  
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  
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



平行地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谷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

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兩具





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  
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  
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  
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  
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  
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  
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  
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  
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  
事未起草木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  
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  
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  
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  
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  
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徃徃而爲界可以毋  
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



疾藹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  
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黨  
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  
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  
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  
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  
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  
實熟利以填塞空郟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脩樂與神明相望是

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  
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  
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  
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  
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  
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  
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  
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  
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  
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  
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  
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  
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  
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  
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  
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實而服其罰五者不  
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

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  
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  
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  
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  
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  
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  
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



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  
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  
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九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地員第五十八

禱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  
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蚘菴與杜松其  
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疆赤壚歷  
疆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  
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



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廡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種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堎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堎宜稻麥其草宜萃菑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雞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注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



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  
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  
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  
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  
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

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  
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  
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  
構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  
魚腸與蘓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  
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  
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蓄其木乃格鑿



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萋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  
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  
於鸞鸞下於萋萋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  
於萋萋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士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  
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  
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轂

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  
無不宜也五粟之士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  
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  
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  
箭藻龜槽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  
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  
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士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  
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



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悉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音形蝕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

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橐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蝕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山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鼃檣檀其山之淺有龜與



斤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葦種  
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槩小辛大  
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籐與茨其  
山之旁有彼黃蠶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  
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  
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  
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欄葛絛莖黃秀恚目其

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  
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  
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絛莖黃秀以慈忍  
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  
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  
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  
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恚五恚之狀廩焉如盪潤



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絛莖黃秀慈忍水旱細  
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悉土  
之次曰五纏五纏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邛鄆  
細邛鄆莖葉如扶櫛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纏土之次曰五監五監之狀芬  
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監土之次曰五剽五  
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賑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  
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

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蒼細  
蒼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  
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  
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  
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踈離坵以  
臞瘠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  
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苽多白實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  
五鳧之狀堅而不豁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  
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

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  
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  
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  
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  
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



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辱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

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噤之視同噤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擘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呬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



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  
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  
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  
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  
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  
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  
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  
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  
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禘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禘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禘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卷一  
九



管子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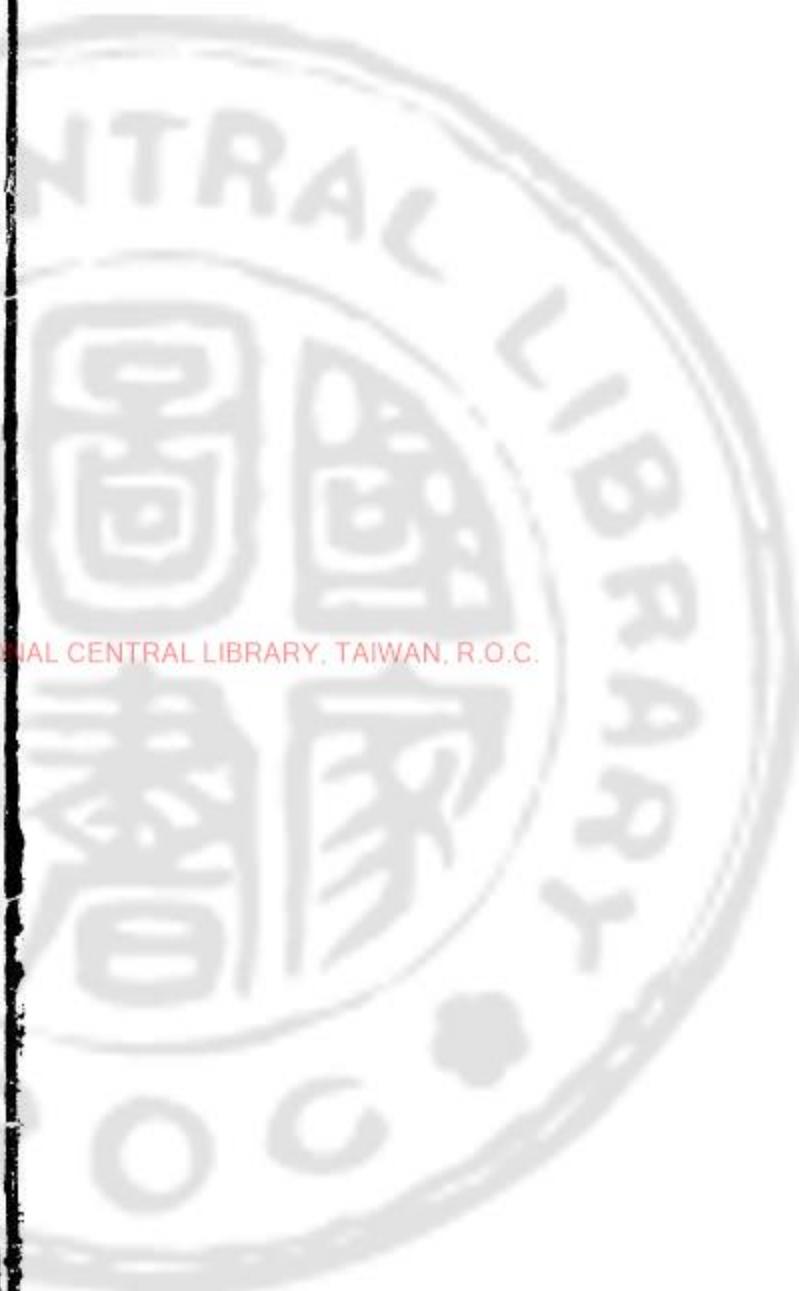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明新安黃之宗 校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  
 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  
 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  
 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  
 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  
 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

未長者白  
 諸解與字  
 全不同字  
 全言精自  
 強自仍一  
 一目所自  
 其後世論  
 解長條大  
 業條不相  
 合義又相  
 跡明是周  
 素漢同





家演其說  
而解之拘

則祈羊至矣

似淺淺無  
所從能亦  
乞証解時  
或振揚不  
如韓子解  
老遠矣但  
解義自三  
代以美首為  
劇傳與後  
世就文通  
祈証歸不  
同則天地間  
傳在一家  
古亦宗門

即後未莊  
即後未莊  
莊借五五  
論自日月  
旋維存宗  
時誤自成  
一誤其原  
出乎此他皆  
理宜家門  
戶有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  
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  
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  
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  
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  
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  
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  
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

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  
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  
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  
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  
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  
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  
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  
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



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

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夏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



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

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



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亾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亾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



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憮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  
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  
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  
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  
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  
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  
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  
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强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  
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  
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  
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  
敵不免於死亾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  
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  
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



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於旋相得用之牟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



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  
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  
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  
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  
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  
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

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  
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  
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  
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  
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



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譙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

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躁煖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躁煖之所長而

人之所短也以躁煖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躁煖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懈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



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澁

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



管子 卷二十一  
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



管子 卷三  
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  
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  
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  
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  
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  
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

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  
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  
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  
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  
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  
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  
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



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  
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富  
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  
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  
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

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  
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而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  
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  
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  
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  
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六  
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亾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

故明主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戰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

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驪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管子 卷三十一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



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過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過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十一

明新安黃之案 校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  
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  
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  
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  
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  
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  
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  
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  
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  
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  
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  
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  
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  
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  
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  
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  
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  
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  
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



管子 卷三十一  
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



管子 卷二  
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  
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  
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  
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  
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  
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

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  
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  
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  
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  
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䟽遠  
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  
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



管子 卷三十一  
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  
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  
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  
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  
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  
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  
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  
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  
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  
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  
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  
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  
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  
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  
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  
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  
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  
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  
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  
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喪耗之道也是故明  
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  
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

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  
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  
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  
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  
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



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  
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  
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  
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  
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  
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  
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

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  
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  
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  
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  
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  
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  
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

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



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

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叅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



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

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



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  
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  
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  
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  
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  
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  
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  
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  
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  
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  
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  
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  
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  
而小人之所以亾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



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  
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  
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  
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  
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  
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  
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  
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  
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  
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  
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



管子 卷三  
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  
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  
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  
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  
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  
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  
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三者以欲生而惡死

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  
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  
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  
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  
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  
有亂亾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  
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  
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



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願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塞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三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叅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



管子 卷三十一  
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

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



管子 卷第三  
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  
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  
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  
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  
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  
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  
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  
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

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  
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  
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  
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  
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  
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  
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



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  
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  
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  
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  
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  
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  
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  
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  
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  
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  
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  
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  
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  
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  
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  
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佞



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

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



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忌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



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

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



管子 卷二十一  
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伎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  
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  
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  
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  
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  
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  
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  
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  
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  
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  
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  
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

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今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



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  
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  
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  
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  
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

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  
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  
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  
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  
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  
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  
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  
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亾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節賞彼善爲國者儉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

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曰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sub>其</sub>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一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

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亾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



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  
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亾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  
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  
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  
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

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  
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  
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  
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  
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  
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  
馬之數也



管子

卷三

三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新安黃之案 校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





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 卷三十二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於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



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



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  
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  
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先  
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予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  
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  
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  
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



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

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儲蓄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



管子 卷第三  
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  
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  
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  
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  
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  
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

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  
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  
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  
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  
物之袂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  
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  
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  
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



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一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一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

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



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  
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  
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減殫於繼孤也是  
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  
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  
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  
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  
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稅然後千乘可

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  
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  
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  
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  
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  
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  
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  
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



什去一今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今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

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



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管子對曰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其鄉田若干食者若干其鄉之女  
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  
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素之幣田軌  
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  
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  
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

之前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權若干  
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尚田撫閒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  
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  
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  
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  
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  
且脩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  
右不贍別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



管子 卷第三  
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  
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  
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  
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  
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  
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國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何求於民桓公

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錄泰夏民  
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  
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  
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  
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  
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



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  
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  
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  
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  
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  
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十以幣貲金巨  
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書

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  
以幣二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潁陽瑣之牛  
馬滿齊衍請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  
戰車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  
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  
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  
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  
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  
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  
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  
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  
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  
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  
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且

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  
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  
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  
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  
之權則人地之權亾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  
人地之權亾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  
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



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  
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  
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  
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  
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  
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  
之陽精廼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賦守國  
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

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  
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  
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  
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  
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  
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  
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  
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  
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



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



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  
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  
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  
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  
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  
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  
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  
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  
其言而藏之官使師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枹困樸而奢然後置四限  
高下令之疾徐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謂五官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操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槩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

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諸秦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代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



管子 卷第三  
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  
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  
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  
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  
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  
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  
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  
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

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  
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  
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  
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  
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  
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  
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



管子 卷三十一  
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  
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  
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  
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  
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  
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  
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  
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

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  
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  
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  
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  
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  
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  
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  
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



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  
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  
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  
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  
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亾諸侯受而官  
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  
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  
則去亾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  
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  
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  
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  
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  
千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  
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



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者歸  
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君用  
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  
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  
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  
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  
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

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王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  
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  
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  
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  
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  
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



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二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



管子 卷三十一  
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  
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  
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  
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  
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晉而  
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  
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  
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綃而理之於地彼善

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  
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  
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  
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  
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  
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  
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  
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管子 卷第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  
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  
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  
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  
柰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  
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貴在下國  
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

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  
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  
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  
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  
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  
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



管子 卷之三十一  
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  
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  
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  
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  
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  
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謂之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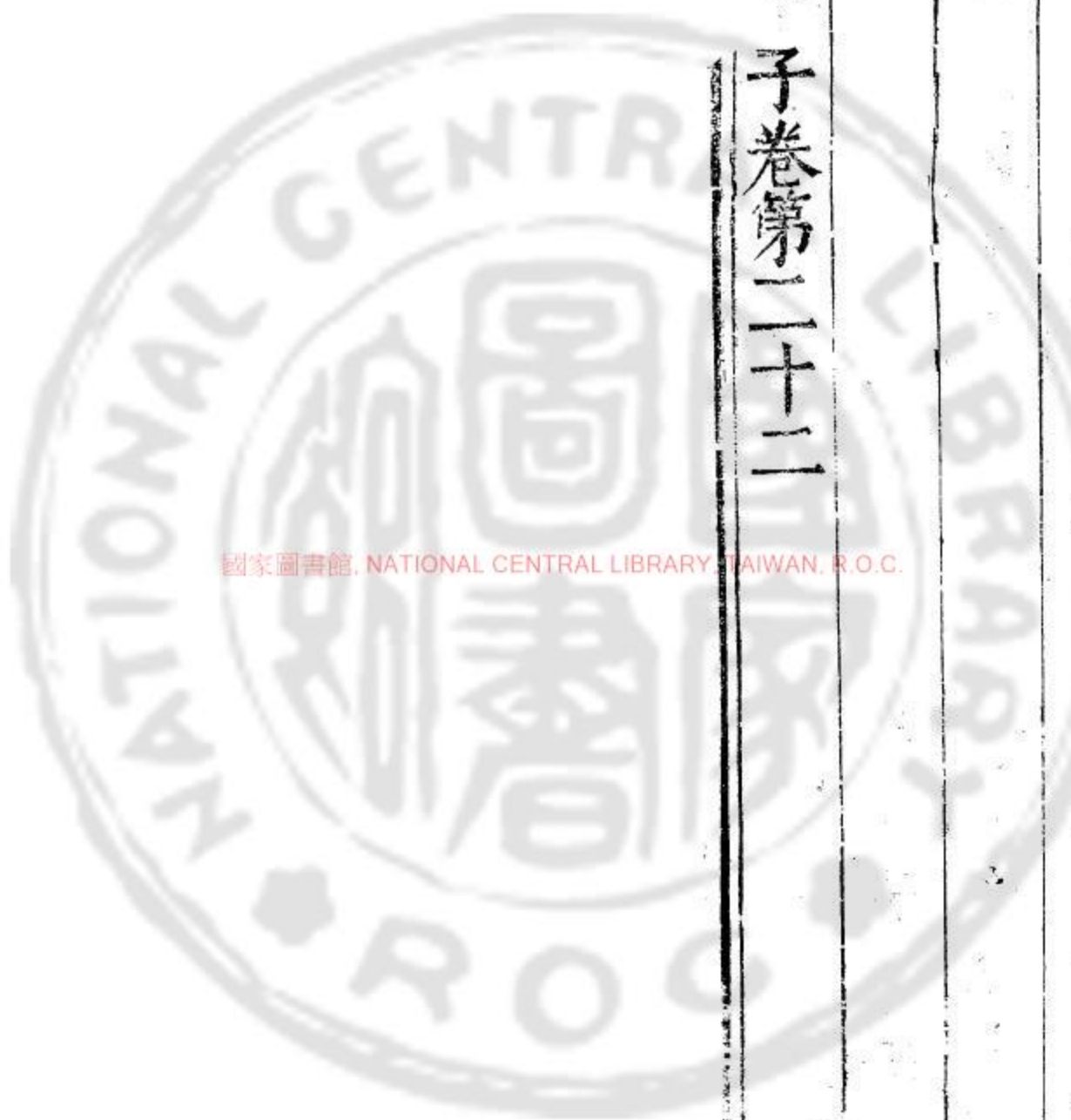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  
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  
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  
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  
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  
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  
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  
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  
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



管子 卷二十二  
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  
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  
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  
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  
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明新安黃之案 校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

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

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

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管子卷之三十三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  
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  
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  
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  
筭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  
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  
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  
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  
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

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  
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  
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  
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  
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  
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  
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鈔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鈔者其下有鈹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鈹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



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啣鹽百口之家百人啣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泐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



管子 卷三十三  
母得繕冢墓丈夫母得治宮室母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母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倍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

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



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

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



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  
二五者亾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  
五者亾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  
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  
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  
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  
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

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  
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  
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  
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  
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  
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  
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  
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

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



管子 卷三十三  
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 可以爲大治不察  
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 右以重相因二十  
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  
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  
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  
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  
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竒怪者彼輕重  
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  
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  
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  
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  
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  
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  
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  
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



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



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槌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

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出竟二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



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

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



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斲民也輕重  
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  
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  
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  
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  
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

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  
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  
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  
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  
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  
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  
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  
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



管子 卷十三  
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



長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  
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  
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  
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  
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  
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  
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

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推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  
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  
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  
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  
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  
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  
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







管子 卷三十三  
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  
不得爲侈矣焉困窮之民間而糴之釜鉅無止  
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  
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  
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  
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  
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  
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其重重籍於民而貴  
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今  
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  
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  
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  
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  
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  
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  
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  
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



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軼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軼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鴛鴦之舍近鷓鴣鵠鮑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請行事期年而上無關者前無趨人三月解甸弓弩無匡軼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聘

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鵠鮑彼十鈞之弩不得裴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軼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



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是何求於民也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

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



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莞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疇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鞦千鍾之家

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疇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



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正而積之桓  
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  
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  
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  
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  
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  
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  
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

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  
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  
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  
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  
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  
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



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材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

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



管子 卷之三  
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  
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  
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  
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  
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  
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買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  
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  
不見親家族夫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  
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  
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  
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  
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  
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  
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  
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



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

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今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



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  
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  
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  
十里之衍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  
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  
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  
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  
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

過二十鍾一農之享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  
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  
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  
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  
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  
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  
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



管子 卷之三  
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  
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  
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  
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  
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  
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  
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

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  
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  
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  
虛不朝請以瑇瑁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  
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  
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  
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  
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



管子  
卷二十三  
者瑯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  
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  
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十四

明新安黃之霖校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䟽疾怨上邊





管子 卷二十四  
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  
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  
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  
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  
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  
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  
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  
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

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  
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  
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  
國也遠稭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  
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  
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  
筭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  
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



野之末光玉出於禹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鉏一鎌一耨一椎一鉦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錐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禱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



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  
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  
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  
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  
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  
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  
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  
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  
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  
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  
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



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寧戚鮑叔隰



朋易牙宿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

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管子 卷之三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  
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  
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  
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  
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  
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  
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  
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晉歲  
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  
堰壩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  
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稼而自以爲落其民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  
操其二是其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  
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  
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  
十之十而困窳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窳之  
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  
案困窳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窳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  
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  
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

澤山間垠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藉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  
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  
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  
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  
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



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  
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  
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  
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  
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  
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  
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

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  
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  
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  
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  
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  
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  
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  
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六

石璧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

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



管子 卷三十四  
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



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新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

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于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



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鍤  
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  
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  
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  
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人有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  
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  
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

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  
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  
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  
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  
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  
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  
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



管子 卷二十四  
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錙緇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苴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苴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鎡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

泉則鎡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管子 卷二十四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



管子 卷二十四  
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厦帷蓋衣幕  
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  
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  
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  
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  
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  
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  
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  
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北國  
有慟風重投之哉北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  
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  
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  
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  
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  
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替獻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五  
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之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鶯鶯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鶯鶯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

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崑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



管子 卷之四 十六  
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蚩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蚩巨雄新冠五尺



管子  
卷三十四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  
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  
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  
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  
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  
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而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  
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  
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  
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  
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  
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爲



管子 卷第四  
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

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



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



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

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脗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韞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



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峇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螿也齒之有

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緹繡而踵相隨車



載芻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



管子 卷之三  
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  
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  
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  
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  
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  
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三年桓  
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  
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  
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  
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  
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  
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  
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



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

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

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



今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  
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  
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  
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  
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  
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  
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  
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  
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至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  
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纒青搢玉總帶  
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  
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  
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鑛鑿墉竈泄井所以  
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渠緄絲所以御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  
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  
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  
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  
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  
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  
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  
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  
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  
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  
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  
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  
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  
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減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  
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



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皞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埴篋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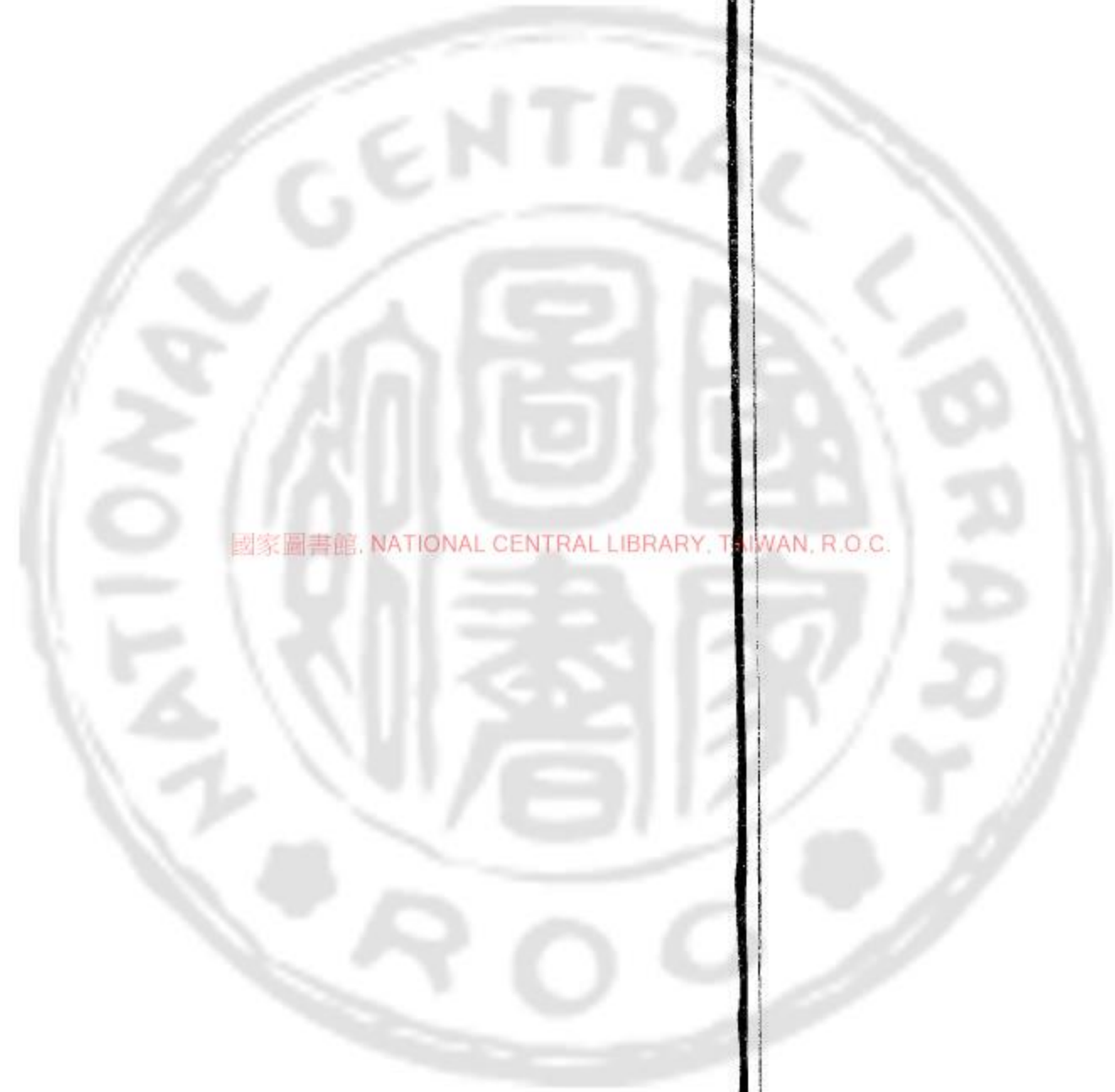
管子 卷第十四  
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  
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  
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  
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噐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  
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  
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  
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  
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  
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劔戟  
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杵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  
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

卷二

三